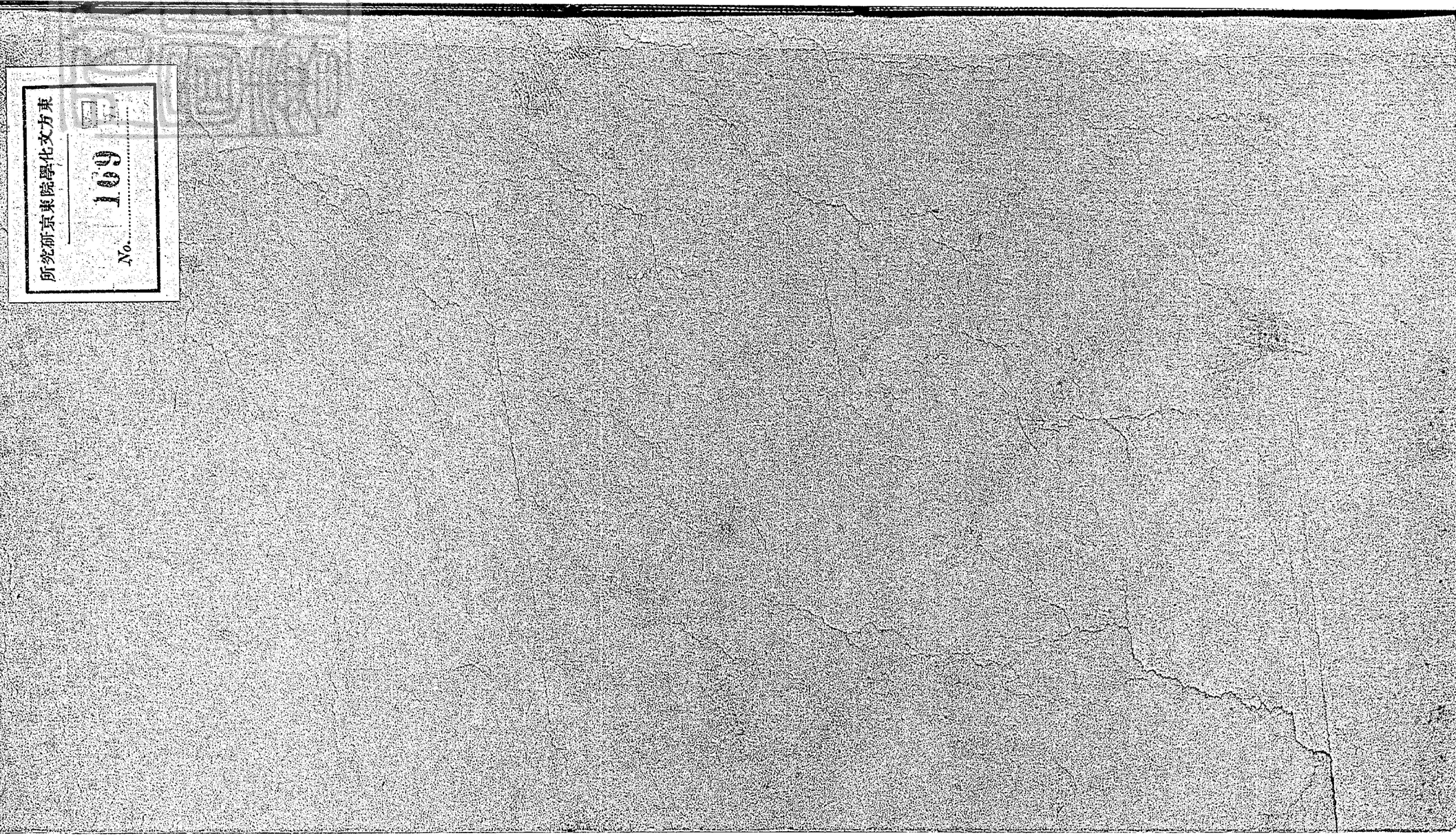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9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鄢璋校正

諸史門

諸史

正史

史記始於談而備於遷為之訓釋者前後十四家裴駰徐廣劉伯莊王元感等也卒無以易遷之為也西漢書權輿於彪而成就於固為之訓釋者前後三十家服虔應劭晉灼孟康韋昭顏師古等也卒無以易固之為也後漢書自謝承迄于范曄作者八人而後曄之書始行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范曄晉書自鳳預迄于唐太宗作者八人而後名為御撰者始定鳳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于寶蕭子雲何法盛太宗作宋書者四人徐爰孫廉沈約王智深是也作于齊書者三人蕭子顯劉陟吳兢姚察姚思廉吳兢俱作梁書顧野王傅綽姚思廉

吳兢很作陳書王劭等隋書在唐而屢變王劭張大素令狐德棻皆作
孫無忌奉勅監無忌長官也吳兢亦作隋史二卷吳兢等唐史至五代本朝而再更晉劉昫歐陽公重修以至三國五代史王沈作魏書陳壽作三國志韋昭作吳書崔居正作五代史歐陽公刪脩後魏北齊後周之書南史北史小史統史之別梁武帝作通史李延壽作南北史高氏作小史魏收魏澹張大素裴安時並作後魏書李德林張大素李百藥並作北齊書令狐德棻吳兢並作後周書悉非一人為之何遷固之書後世不能易自遷固而下歷代之史何作者紛紛不一也蓋西都之沿遷固得之見知聞知者為甚詳其與後世之史臆測於數百年之下者不同也西都之文大畧近古故遷固之史事實文核其與後世雕飾駢儷文工而實不至者又不同也遷固父子家學相傳用法專一發凡起例動有法度其與後世之史出於衆口而筆於衆手者又不同也有是三不同遷固之書安得不求傳不朽而後世人之史安得不屢更而無定耶

編年 隋志謂之古史 唐謂之編年

春秋古史皆編年也易編年而為紀傳自遷固始遷固之後紀年出於汲冢瀻紀作於荀悅故張溝袞宋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于寶陸機之晉紀裴子野之宋畧吳兢韋述唐春秋近世司馬公通鑑皆編年也驗之詹志作者無慮四十餘家後世觀者多嚌紀傳而厭讀編年之外如荀悅漢紀之類至有耳不聞目不覩者何也意者紀傳之體隨其人之終始事之綱目即於一紀一傳見之故觀者易知也編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終事之表裏則間見雜出於其間故觀者難於遽見又紀傳多載奇怪不經之語而編年則不可以泛紀也愛奇厭常舍難就易文人才子之習云耳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奪之大法則編年之書自熟而心究之矣

偽史

偽史者僭偽之事也隋唐志有常璩華陽國志有漢之書常璩蜀漢偽官故事也二石書燕秦涼趙事幾二十家隋謂之僭史唐謂之偽史按史通因習籍志者還依阮録與此不同蓋隋書內自有數本也

雜史 隋唐志同

雜史者隋志云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褒貶而作非史之正也劉向戰國策陸賈楚漢春秋子貢越絶書後漢趙曄吳越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漢志以戰國策等入春秋經類其時經籍史部未多故不得不附于此耳唐志如正觀政要明皇致録亦謂之雜史者此等書言其政之大畧耳善惡是非未必盡見也

起居注 隋唐同

隋志云起居注者君舉必書記録人君言行動止之事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亂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以上並隋志云故隋唐志所載自魏天子傳而下漢晉宋齊梁隋唐皆有起居注其唐姚璹脩時政記亦其類也

實録 隋志無 唐志有

隋志如梁太清録周興嗣異梁皇帝實録之類並入雜史類唐志則別立實録故唐家十八君皆有實録韓愈亦修順宗實録愈著起居注者日記之史也實録則集日記而為一朝之史也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順宗實録李吉甫監脩事不歸一故退之亦以為譏云耳

故事

隋志曰百司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定律令章程儀法晉初甲令已九百餘卷武帝命賈充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施行志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編紳之士撰而録之遂成篇卷故謂之舊事等書是也

詔令

晉雜詔宋斛詔集溫彦博古今詔集唐德音録明皇制詔録等書見官志隋無此門

職官 隋唐志同

隋志云古之仕者名書于所臣之簨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

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九從政首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宋王隆應劭等以日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繙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録之別行于世宋齊以後其書益繁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

因隋志之言而觀唐志職官類有開元六典注云開元十年陸堅被詔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說知院集賢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嬰余欽韋述等參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代知院二十六年成自開元十年止此實六年夫漢周設官各有是制故著是書以成制而為成書何難之有哉王隆有漢官解詁應劭作漢官儀注徐勉梁朝選簿沈約梁朝新舊官品皆述一代之官而為一代之書也雖一人為之亦足矣至於唐之建官本非周官之制元宗一旦平書六典令文

臣修撰宜乎徐堅等經歲無規制也韋述等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集賢閱一十六年而書始成是知唐志與周志異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唐制與周同而不必倣象則修書者旦夕可就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而後成哉王方慶尚書考功簿録行優選譜有唐循洛格簿天寶中定沈既濟選舉志此則有唐官制也至於六典則非唐制而象周制者也證與周官同處

元和國計簿

唐志職官類有元和國計簿按通鑑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奏元和國計簿自鳳翔至淄青一十五道不申戶口之數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靈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也由浙西宣歙至南淮西鄂岳福建湖南共八道四十九州也輸稅之戶比天寶則四分減三仰食之兵比天寶則三分增一元和之戶十三萬縣人輸稅之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蠲調蠲不在此數更有非時之調不在常賦之科此吉甫論元和地狹而稅戶少而妄多之說也元和六年吉甫又論中原宿兵八十餘萬商賈徵十居

五六以三分勞筋苦骨之輩奉十分待衣坐餐之人況內外之官不下萬貪而權臣月俸幾至萬貫丸(千緡也其剩也其餘)以一縣之地而為州宜減入仕之塗及省吏員之數此吉甫論元和農少而仰食者多民稀而入仕者衆之弊也(千時遂詔李絳等詳定併省千七百六十九人)兵多官冗當時大弊吉甫國計簿之作是欲憲宗知其弊之所自來也然則此書唐志何為而列諸職官之間哉是蓋官兵之大數與俸廩之大計所繫也今日之地雖兼江淮昔蜀而有之蜀中之賦不至京都所倚以辦官兵之資亦止於元和中所謂浙江入道之數元和之弊與今日正同故詳著其始末云(太和國計簿亦在唐官職門宗朝有丁謂景德會計錄田況皇祐會計錄)

儀注

儀注者君臣父子六親九族上下親疎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交際歲儀之數也即唐虞之三禮周官之五禮也三禮五禮既入禮經類自漢而下所謂儀注書儀二禮五禮及大夫駕鹵簿衣服志等書乃附史

家儀注類者豈後之禮儀不足以配古歟

漢建武律令故事漢名臣奏廷尉決事陳壽撰名臣奏事賈充杜預刑法律本宋齊梁陳隋唐皆有律書夫諸史既有刑法志而藝文志史家復有刑法類者刑法志言律令更革與用刑重輕之意也藝文志所載皆刑法書名而已

唐律令格式(始於隋見隋志)

武德中詔裴寂等撰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三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正觀中又詔房元齡等撰定律令格式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千五百餘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以諸寺監十六之計帳以為式又大崇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去斷趾法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詔罪人無得鞭背皆在未定律令格式之前既定律令格式則縱死囚寬党仁弘之死唐之法法重為輕亦已甚矣由

隋人之法盜一瓜者至死盛夏六月猶且行刑至唐屢加減汰方可耳

正觀所定行令格一有罪司格者以尚書省諸曹為目其常務罪本司格者以尚書省為目其常務罪司常務為行格也

唐律疏

唐志有律疏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唐臨段志玄等七人奉詔撰高宗永徽四年上按刑法志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罪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是知刑法志散頒罪司格在撰律疏之前藝文以所上年月為定也又刑志以律疏為律學之士所撰此云是無忌等總攝其事故題以長官之名耳

國史

國朝之史

聖宋之史國初始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然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而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亳豪始乞委參政抄錄言動並付史館至太宗朝張洎始請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自是以來國史常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嘗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修撰之官非纂諸司供報不敢書所聞見而撰述成又必錄本進呈歐陽脩嘗論○仁宗朝史館有欲書而不得書者有欲書而不敢書者因請史得以懷所聞見而書之更不敢進呈其本○李昉亳豪同修太祖實錄錢若水楊億同修太宗實錄李維晏殊孫奭同修眞宗實錄富弼總類三朝編為三朝典故范祖禹編仁宗訓典進讀三朝寶訓

神宗實錄至高宗始定

紹聖初蔡卞曾布等以久不得進用欲乞改元祐諸臣所為盡復王安石政事故指范祖禹趙彥若等所修○神宗實錄為誣誣先烈因請用王安石日錄改修其言皆出一時私意變亂是非於是元祐史官皆得

罪追夫徽宗初陳瓘陳次升相繼論列雖嘗降詔刪修然卒為卞京所
駁不克是正在紹興間○高宗皇帝灼見邪正之實乃命范沖等重修
天下之議始定

記注

漢有起居注唐亦有起居注宋朝淳化置之禁中漢制也而元豐之二
史分注則唐之制也先唐有時政記宋朝開寶委之
宰臣先唐制也興國之二府分注則後唐之制也帝王之言動必書臣
下之是非必録其記述之職雖然有異唐者二史所注止於後殿舊
制也而宋仁祖許前後殿皆立則凡有言行皆得與聞之矣樞密所記
止於內庭舊制也而宋員宗俾宰樞別撰則凡有言行皆得並書之矣
雖然又有大異於此者古者天子不觀史天子觀史自唐始宋朝起居
注集御時政記亦進御其沿唐之制乎而宋仁祖不使之進而孝宗又
不使之進則凡所記無論辭而所注皆直筆矣嘉祐以前時政惟書辭
見雖起居注亦然其畧而不得書若此歐陽一言仁祖亟從有以也紹
興間柄臣當國起居注廢而不修者十五年耳記時政又可知已其畏
而不敢書若此胡銓一言孝宗聽之意蓋有激也夫史不進本則無曲
筆史得悉書則無遺事斯不亦盡善盡美矣乎

修撰

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紀載之史曰纂修之史時政有記起居有
注其紀載之史乎纂修之史名曰滋多實録云者左氏體也正史云者
司馬體也紀其大事則有玉牒書其盛美則有聖政總其樞轄則有會
要其曰日曆合紀注而編次之也其曰寶訓於實録正史之外而撰定
之也其為書也詳其為職也重任是責者豈容以易為哉世掌謂天子
觀史則史不敢書宰臣監史則史不得書唐之制然也宋朝之制亦然
也乎有是哉宋朝天子雖亦觀史然一物之名必令其書則凡所書皆
直筆也又況不使進本其仁宗掌行之矣宋朝宰臣雖號監修然一字
之易聽史官執則凡所書者非私意也又況不立監修宋神宗又嘗
行之矣唐以觀史而私宋朝以監史而公唐以監史而紊宋朝以監史

而定啟元執唐以議論宋朝者皆未之攷也是故王元之直書吾取之
葛蒙之多遜吾無取之司馬公之記事吾取之
荊公之日録吾無取焉吾有公非碧雲騢之妄相抵毀吾不問也有公
是伊川雜録之妄相推美吾不信也其太祖嘗謂内臣曰爾謂帝王可
容易行事耶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昔人謂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
均矣信矣哉

玉牒

登對告成必用玉檢法令明奭璽為玉條天下之至堅而不可磨者玉
也史以玉牒名其始鋪張對天之閎休禑厥無前之偉績乎玉牒名書
自唐開成始上自帝繫下及祥瑞凡大制作大除拜咸書之春秋之法
大事則書之策或者其遺意歟聖明迭興璇源流衍設局於祥符之六
年謹會粹也建殿於祥符之八年重秘藏也景祐之制參會要而修纂
之慮遺失也元豐之制合日曆而節録之重記注也紹興編金軸藻飾愈
崇實綸縹囊緘襲愈嚴祖宗之隆重若此亦恐尊聖德隆盛繫在是故
爾中興以來尤嘉崇重宰臣提舉曩未有也而今有之從臣燕修曩未
有也而今有之曩宗正所掌凡數書今三書合而一獨玉牒不之合況
玉牒異於三書也曩玉牒成書聖德居一今所修聖德名為中興聖統
以中興異於昔時者也曩諸司供報動至稽時今也加之督促廢職舉
矣曩成書來上動十年今也不

實録

史以實録稱古無是也而稱之自漢始史以實録名漢無是也而名之
自唐始祖漢唐之謬號成宋朝之一經蘭臺石室有直筆而無隱情實
軸牙籤有全書而無逸典可不謂之盛德事業然掌惟太祖太宗之舊
録事多遺闕其失也畧神宗哲宗之舊録事多叢脞易其失也誣掌故其
故事實未見於津逮翰入或多於湔畧而張佖所修僅止一卷迫李沆
重修而始備獻贊雖著於詁言親決不聞於策府而錢若水所修止用
九月迫王旦增修而備闕此其失之畧可知矣自安石日録附入正史
神宗不意變而不明迫改異之書著而去取始定自京辨諸人妄出私

意豈仁盛德抑而不宣迨辨誣之書作而汪巖始潔此其失之誣可知矣若夫貢宗之百五十卷修之者孫覿也仁宗之二百卷典之者韓公琦也英宗之三十卷頒之者曾公亮也徽宗之六十卷高宗之二百二十卷則紹興嘉泰之臣實定之也紀述之詳議論之當無復有前是二者之弊矣迨孝宗之在位凡二十有六載豐功偉德宏模懿範皎皎乎其不可誣也嘉定天子克紹前烈乃命儒臣討論而潤色之今之遷固其才當董其筆者誠有人矣然採摭舊聞網羅遺逸悉可書也或慮子孫之譬隙而不敢書善可書也或疑子孫之盛飾而不敢書若此則維備猶未備也若乃提舉以宰臣修撰以侍從校討校勘以本省官或置院或寓史館斯特其制然爾

會要

日曆始於唐特政記始於唐王牒實錄亦始於唐史之有會要其亦自唐始乎有唐會要蘇冕創之崔鉉續之至于宋朝王溥而後成之嗟夫此一代之典耳人更三手世歷數代而其書始就緒甚矣會要之難成也宋朝之會要慶曆三年以上王洙修之熙豐開王珪續之亦既續之矣而洙之所修又取而增損焉熙寧十年以後綦崇修之乾道間汪大猷繼之亦既繼之矣而崇之所修且盡從而刪定焉蓋嘗攷之洙之紀載也多遺事具修撰也多美文遺事可增也美文可逸也此珪所以必加之增損也攷之修定正於三門非成書也本於時好非正論也此大猷所以必加之刪定也熙豐之增損乾道之刪定於是得其當矣若夫始於帝系終於蕃夷類而總之彼離而此合王洙會要總類十五帝系三卷禮三十六卷樂四卷輿服四卷學校四卷運曆瑞異各一卷職官三十三卷選舉七卷食貨十六卷刑法八卷兵九卷方域八卷蕃夷三卷王珪會要凡二十二類如后妃王洙入在帝系中王洙自為一類之類門而分之前畧而後詳王珪會要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此又其粗者也紹興天子聲曰會要祖宗故事之總轄不可闕也舊書分門極有法例不須改天哉王言是以定史筆之麗度也成則一定歷世由之中興會要成於乾道九年孝宗會要

成於淳熙七年嘉定天子因而續之提綱纂修之大臣振藻資之以宰成書來上執範具存紫宸進讀繙紳拱聽嗚呼盛矣

日曆莫詳於建炎紹興之所錄

時政有記起居有注合記注而兼修之其惟日曆乎記註之曆外廷之言行書焉內庭之機密書焉然後舉而委之史館以日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日曆之所由作也或緣秘書省或不緣秘書省而所緣無定員或秘書預修或秘書不預修纂修而所撰專修者有為修撰不修者又有以修撰與判館直館分修者而所修亦無定職監修以宰臣重其事也論撰以述官謹其職也檢討關官則置之編類員少則增之詳其任也此特其制之粗也而紀述之嚴褒揚之盛猶有可論者何也史官不記言動自張泌一言而忠邪書矣向也史官惟憑所聞見不止於伏轂也有大於此者太宗曰曆一字不易而眞宗已與王旦議之矣繼自今已往史臣其敢妄書乎神宗曰曆一涉私意而其高宗已命范沖修之繼自今以往史臣其敢

洪轂皇歐陽一言而後書所聞見不止於伏轂也有大於此者太宗曰

繆論乎至若信傳信疑傳疑筆則筆削則刪若建炎紹興之所錄者又古今之所無也

寶訓

寶訓云者於國史之外採摭故典而作之也根柢於唐之吳兢建明於宋朝之王曾李淑王舉正之纂修眞因曾鞏之言歟林希曾鞏之續修其徵曾之意歟淑可責也而舉正為足重也希不足貴也而鞏為不可及也若夫慈宗之所陳之則異是矣舉正之所修淑其眞宗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鞏之所修亦兩朝正史既成而後修之也然神宗之史未成而先修寶訓宗何規哉舉正所修首以改體德吾其三尚改也曾鞏所修首以孝德改吾十二尚德也京於正史猶加之誣況有於寶訓哉中興以來先瑗滁藏雲霧一開日月炤矣而堯言布天下繼此又有光也歲在甲子特加纂集嘉泰始年修。高宗寶訓藏在丁丑特命進讀嘉定十一年進讀而高宗寶訓猶歟盛哉三墳五典三代之書皆寶訓也已又有首稱者歟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堯而已矣

且正史之修始於景德之初年景德四年詔修宋太祖及太宗正史當是時也史館文書先時編次二府紀録及時供報一禮制之文未備未害也而必求之則凡典故之踈漏者畢録矣一州郡之名未當未害也而必易之則凡典故之踈漏者悉矣人務為甄宮故棲為祖室細事也而今直書則凡有大於此者無餘辭矣自時厥後真宗國史成於王曾一美政之有遺不敢書也五朝國史成於曾肇一事迹之未究不敢書也一語之褒春風和氣一字之貶秋霜烈日公論之在史筆昭乎其不可揜也熙寧元豐正邪迭勝元祐紹聖編劄各殊甚者補天浹日之功曖昧而不宣者數十年然尊堯有集辨誣有書公議之在天下也不可磨也不獨此也紹興攏臣所書聖語多出己意未幾而刪去之矣開禧之初權臣妄貪天功貿亂國典未幾而更定之矣人心之公議如此哉

建陽知縣區玉 列行
訓導袁寶 校正

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文章門

古今之文

文總論

有是實於中必有是文於外所以道德文章非徙於二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為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亦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潔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遁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遑遑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矣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詭秘之辭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揚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振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訾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旨昭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訖其書則其出於語諜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配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實生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千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已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
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一
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論其言者既曰吾老
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
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
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
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不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
勝言也哉文公文集

諸家之文

文體

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
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文之用

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俊偉壯若決江河
而下也其釋光明白若列星辰而上也南豐

文以氣為主

三代之上文章皆道義之所在三代以後文章皆氣節之所發凡人之
精明英偉者謂之氣氣之宜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即其英偉之不能
揜者也文粹

文窮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情狡蒙金以沙鋼玉以璞珊瑚之聚必茂重
光之珠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窮則禍天地譬之文章
然所取者廉其德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

歷代文章

河圖授羲而八卦生洛書畀姒而九疇著文之萌蘖於此矣自伏羲而
至于堯燦乎其有文章由唐虞以迄于周郁乎其為文文之敷榮於此
矣三代而下惟兩漢之文最為近古文之近孚於此矣魏晉以來日就

論韓文之盛幾於此矣迫于有唐大曆正元之間倡之以韓和之以柳起八代之衰而為一王之法文之雅肇於此矣知歷代之文章然後可與論文之體矣

出於自然者天下之文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為不文也（老泉）

文章辭達而已

所示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言止於能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以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以用矣（東坡）

相如王褒以文詞顯於蜀

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賈誼暴著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哉寇萊公謫衡陽時有人自蜀來者公問蜀人尚有好文之意否曰有公曰何以知之曰聞人誦公所作鼓吹詞也公曰何以知其有好文之意曰聞其誦公詞而不誦公詩也公為之笑（同上）

孔氏之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力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射訓說命相表裏（同上）

文貴涵養

毋注情於翰墨之中而馳志於軒冕之側毋玩意於詞章之末而染指於利祿之中有如羽獵一篇工則工矣而投閑貽玷千古不磨佩韋等作美則美矣而阿附懷奸萬辭莫掩

東坡自評其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平地涌涌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

其與石山幽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知也

道勝者文不難至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則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此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脫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

文不待大而顯

雖然凡人之文不待大而顯相如以子虛一賦顯社牧以阿房一賦顯王勃以秋水共長天一聯顯崔信明以吳江楓落一句顯知遇其人雖微亦顯陳良

文不適用

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謂強學寫日之力則不能及其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感天下國家之用

文得於心而成於言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數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故可以適諸用見諸外者周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依名教夾輔聖人而已

經義等鑿甚於詞賦

夫科舉之患極矣何若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聚而可用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寫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為堯舜周孔之道技盡於此雕琢刻畫悔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工巧而先造少北之樸士屈意而願學聚說潰亂詮然而莫得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謫天

文章論襲

自新語造於陸賈而後君子之論喜乎新自雜說著於賈誼而後君子之說惡乎雜愚非喜乎新而惡乎雜也慮夫文章之弊出於蹈襲也故自出機軸可以示一家標準而寄人籬下識者病之何者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自救於流俗者實鮮焉荀卿子戰國之翹楚也三十二篇書禮樂二論大抵多禮記之文宜坐而下太半皆家語之文況下於荀卿者乎司馬漢儒之巨擘而史記所述帝王不紀多出於尚書之文列國世家多出於左傳國語之文況下於司馬者乎王通晴耷之大儒而著書立言中說則多依論語之文續詩則多依古詩之文況下於王通者乎呦呦鹿鳴此鹿鳴詩語也而魏武短歌行用之明明天子此江漢詩句也而曹子建責躬詩用之雲從龍風從虎此大易乾卦之文也而楊雄太元經用之至於漢儒之月令纔剽呂氏之春秋馬總之通曆專取世本之畧論高承之事物紀源多取於劉孝之事始無非因仍蹈襲以明援依之學不知後世文章之不古正緣於文章之破古也吁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辭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一序此又文以氣為主而不流於蹈襲者也

古文有三等

子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乃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駘蕩漢之文華贍其失綺麗

前輩文章各有所短

蘇明允不能詩歐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文章獨優劣

諸儒文章優劣

韓子之文所以自成一家取於心而注於手者有六經以本之也老蘇之文所以渾涵乎不覺其易以其學於六經荀孟之文也韓蘇二公豈非以學術為文章而不以科舉為文章乎彼戰國秦漢之時學校不立人自為說家自為學獨一孟子講明仁義是蓋蒙蔽之士無待而興者也賈如誼大夫而其文終有悲傷憔悴之氣才如洛陽年少而其文亦不免有憤世疾邪之心仲舒漢儒之領袖亦以陰陽災異自溺學校之

文以理為主

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文隨時尚

漢武好浮誇則相如以浮誇應徵帝務華靡則曹植等以華靡應

文體文指文趣

韓歐得其體而不廢傳周程悟其指而卢莊閒乾淳二三君子會其趣而流泯演其餘上林一賦喜動九重長楊一賦見推當代

宋朝文變

藝祖之興恢閎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不廢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歐陽公與以當世大儒從事百學卒不能變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國其

務而加以瑰奇繢巧而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楊億張秉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皆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勵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乃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明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談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科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秉士氣方奮之時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而仁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文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求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喜此王荊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非盡出於法也又司馬溫公起相

元祐盡復熙寧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從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是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雷厲於經而習熟於文其間可勝嘆哉中興以來參以經術詩賦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有德行者粲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蓋心術既紓則易以從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淺陳同文

文章各有所長

人之為文各有其所長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百字言而下長於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

長於盡總而言之

近世文章之變

自文教下衰儷偶章句使校對簒比以八病四聲為拘拳守之如奉法

楚詞類於詩

騷人之詞亦變風變雅之流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記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詞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納禮憾悲憤而矢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長語祀神歌

舜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盛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此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盖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切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音雖或流於跌宕恢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淳儒雅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孽子怨妻去婦投畀遐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之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忘也詞人之賦視之也遠自原著此詞至漢末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

屈原作離騷

屈原之詞出於忠君愛國不能自已之至意不可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

盖未能究而劉安班固嘗疑之書世復不深又皆屬聞為訓解考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寶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蹉跌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參以己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初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借舊編粗加點竄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諸篇之意

屈子初放未嘗有詈然自絕之意至其忍死之時則志切辭哀可為慟哭也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詈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辭意蘊蓄整暇尚

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纏綿低佪所以自嬉於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總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情往往日悉因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敝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爲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爲訐其虛於讒亂頑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留次介然有憾焉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

屈原之爲人　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則非愈生幸死者所可及矣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合乎聖賢之準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辨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靖共爾位之詩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志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云同上

諸家續楚辭（離騷之作本出於窮愁憤懣之作故皆以意其著後憤懣之作皆不取）

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以其出於幽憂窮愁慕悽原之意乃爲得其辭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

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
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辭
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
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固余之所
為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棄
不錄則以義裁之也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
國害開聖壽輔不遠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偽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
獻笑之資而何諷戒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
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邕之傷耳
然猶知愧而自訟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
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
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臣臣恥事二姓而言
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曰

與叔之言蓋又以善夫游藝章有不足為者矣文公楚辭後語序

諸家楚辭篇次　論諸家所作之優劣及晁氏所取之是非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為最下
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録續
楚辭變離騷為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
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為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
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為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
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
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
誓所謂黃鵠之一舉亏見山川之紆曲冉舉亏睹天地之圓方者又於
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
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
奸臣敝士禮義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

大風秋風天馬下又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韓柳宋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戲壁隋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稚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為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婕妤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輕重且獲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推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文字之同異得失漫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文公辭辨

反離騷 論揚雄為反原之罪人而反騷之篇乃離騷之讒賊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揚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以為式又慕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遏作書往往據離騷文而反之自慰云

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公王莽為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此於伊尹周公又奉莽篡漢播帝虐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稽校書天祿閣上會劉棻等以作符命為莽所誅辭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既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作符遊神之述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為之語曰爰清爰靜作符命惟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不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為孟軻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文公辭辨後語

總集

總集者編類古今衆作為一集也唐志有震摯文章流別杜預善文謝沈名文孔寁一作文宪蕭統文選蕭圖一作文海姚鉉文粹徐堅文府之類是也書志又有文史者附見于總集之後如劉勰文心雕龍劉知

幾史通炙轂子詩格鍾嶸詩評皆所以考論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廢也如文選所集李德裕惡其不根藝實家遂不置今觀唐志惟文選之注釋最多自蕭統僧道淹曹憲等為之音而李善又為之注蓋傳之曹憲也（憲孫雖注六十卷又辨五臣注劉良呂延濟張銑呂向學自開元六年呂延祚上之）唐安國許淹注者孔利貞卜吉福之所續卜隱之所擬宋朝蘇易簡之所纂何其纂者之紛紛也蓋其間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風土宮室之制而已德裕不以文選所見未免有所偏矣

人主文集

唐藝文志文集類兩漢之君惟武帝有集二卷而已魏自武帝至於陳思王其為集者五晉自宣帝至于彭城王其為集者八宋自武帝至于新渝侯其為集者九梁武帝簡文帝明帝昭明太子文集至多後魏文帝後周明帝陳後主隋煬帝製作尤富唐太宗文集四十卷高宗八十六卷中宗四十卷武后垂拱集一百卷金輪集又十卷睿宗元宗德宗皆有文集不特此也傳注之學經生事耳梁武帝作周易大義宋明帝作周易義疏何也載筆之任史臣責耳梁武作通史唐太宗御撰晉書又何謂哉隋煬帝與薛道衡爭文名武后使元萬頃等代己著述有所謂魏文帝與論唐高宗天訓武后紫樞要錄訓記雜載等書盡入唐藝文志儒家者流果何意也唐太宗之言曰梁武隋煬無德政而集文章殁不為也今唐志所載四十卷者非太宗文集歟若夫太宗金鏡帝範諸書足為後世訓者固當筆之而無愧傳之於不朽徒曰作為文章與文人才子爭一旦之名帝王之學正不必爾也迹夫魏晉以下諸君以馬上得天下鞍於文名之不彰是以著述紛紛冀以掩武夫之故態耳曾不知漢高帝不事詩書使示人以肝膽之私何損於高帝明達之性也耶或曰二典三謨訓誥誓命亦紛紛著述何足多訾曰是不然古之帝王言出於口皆格言也史官筆之於手皆成書也初非有意而作之者也唐太宗之語暗合古道至多史臣書之史冊至今焜燿為書如是是亦足矣何必作為文章也談梁武隋煬之失而窮自踣耶

劉知幾評歷代諸史之志曰古之所制於戎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續漢以還祖述不暇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仍舊頻頻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因知幾之言求之周官太史掌八法八則之貳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御史掌邦國萬民之令又有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夫周有五史不特掌當代之史而猶及乎三皇五帝之書何其不憚煩耶是則藏書之策一代盛典古傳于今今驗于古率是道也況欲詳古今之事則必備古今之書古今之書既備則必有門目以紀之以見昔備而今缺與今有而昔無者庶使學者參而考之了然在目非小補矣知幾之論固足以見作史之法而亦未可盡信也暇日因觀諸史藝文經籍志其名有百千萬卷之異雖未能盡觀其書而究其旨茹因掇而記臆見右方所列者是也

凡有疑義尚有待而正諸

詩賦

漢唐敘詩賦

漢志敘詩賦為五種以屈原唐勒嚴忌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劉向王褒等賦二十家為一種以陸賈枚皐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蕭望之揚雄等賦十一家為一種以孫卿及秦時雜賦等二十五家為一種以主客賦隱書等十二家為雜賦一種并詩共為五種漢志賦類幾八十家分為四種東漢魏晉以來二京三都作者間出有唐二百年藝文文集類所載唐人著述之賦無所謂四種者演賦之為式大槩先之以問荅次之以敷敘終之以諷諫敷十說而觀之辭雖異而意則同故其為式拘而有所窮也觀東坡赤壁賦之體則異於是矣漢志詩類止二十餘家唐人諸集則十倍於漢詩無定式隨意諷詠可也自東漢及隋賦集唐宋諸公文集亦有賦但其志與漢異耳又漢志不載李陵詩豈以降匈奴故耶

隋志論文體

隋志文集類論文賦之體深美乎眾宋鄒嚴枚馬淮陰沈謝之作沈休文謝玄暉又謂來嘉晉以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

其弊隋志所言得之矣要之隋志乃唐長孫無忌等所作也唐初之文猶尚駢儷故厭平淡而喜雕斷也宮體自梁簡文始

論詩

歷代詩人之優劣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發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逸態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可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東坡

李賀之詩

賀之歌詩雲烟聯綿不足為其態也六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蟄蟄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潔也風備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兎管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鼓國傾殺梗莽

瘏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迂荒誕幻也蓋騷人之茹裔理雖未及辭或過之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效僕命騷可也

韓杜集詩文之大成

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記詞之文有成體之文論理之文如莊周列禦寇是也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是也叙事之文如丞平宋玉是也鈎列莊之微抉蘇張之辯擬班馬之實獵丞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極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撫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嗚呼杜氏韓氏其集詩文之大成者歟淮海

觀文可以知人

李紳作閔農詩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慈孝

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死其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陽知縣區玉汝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文章門

文選

蕭統去取未為盡善

有李善之見而後可以辨文選之惑有康國安之識而後可以駁文選之異夫蕭統索古文上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自謂立見真而成功卓也李善辨其惑國安駁其異是果何為者耶蓋統之用工雖勞而統之所選則未嘗陋識拙文且莫淘東坡之謂又安能使唐人家置文選哉然則辨惑駁異真足以起統廢疾鍼統膏肓矣且毛詩大序最戾經旨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諸賢皆以為非卜商所作統特題曰卜子夏何見也宋玉高唐賦之醜者蓋法司馬相如子虛亡是公相荅問之體統不

曰賦而曰序何意也石季倫作思歸引所以動淵明歸去來之興選收其序而不載其詞何義也陸士衡作豪士賦所以諷齊王冏之心選錄其序而莫載其賦何謂也載曲水詩并二序而蘭亭之記不入何耶述武帝二詔而漢之諸詔不收又何耶是猶曰去筆削實改長溺短正統之所謂選者然仲舒三策得伊周格心之學反黜之可乎劉向序戰國有先秦典雅之製不錄之可乎相如上林靈犀鼈之語聚取之可乎子雲甘泉陳玉木青葱之句遽收之可乎是則工者未必選選者未必工安得東坡諸公不媿聲其短雖然擬於卜隱之續於孟利正注定於五臣音纂於晉憲是又鑽皮出羽者也

滕王閣記不入文粹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蘭亭記所以不入文選也王宿三日辭多俊作離騷經所以不入通鑑也然則姚鉉錄唐文而不錄滕王閣記亦猶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經爭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閻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為天才也然勃既得為天才而不得列班於唐之百卷姚鉉揀精擇華必非棄珠於淵者耶因是而思之蓋此記所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嵐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常者一也譽窮彭蠡之濱其與氣凌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靜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鬱陳蕃而對牛斗以揚得意而曰揚意此又足以見鋪辭之荒謬者設絃録之則文不必以粹命名亦豈能逭後世有識者之月旦

品藻文章

曾子文章粲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欽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自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真名教中罪人而隱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畫丈之席味節奏於浴沂之瑟附高翼於李勃之鳳凰惜陳先於昌

黎之北斗稱文選而不敢辨文選之惑愛唐史而不敢絀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該博不敢著析微以議子元亦頗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意背請事斯語之訓瓊杯玉斝類多玷缺豐肌膩理猶乏風骨墨守而有發疣而有起焉離騷正文不免露才揚已之譏三都宏暢莫窺待覆醬瓿之書而陋孫吳處和希之門而議和希又奚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刪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唇吻毀夫子哉是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蠹管耳孟軻紕排異端主盟正道折戰國七雄之氛襲姬孔數聖之傳藏倉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聖濟之則荀況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弊又有甚於此者乎吾聚談畢陋秦七黃九坐於雞窓雪案則曰吾文當得歐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麥於品藻伍則曰吾賦可以劉賈馬之高壘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覩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孤松撑蓋而作也讀孤月浪中上而作也文之雅健者以嫌澀議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疎陋迂緩議其品藻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糞子為芻狗貌粗可監稚長之厨賜胃空虛類衣周公之服獻遼東豕未不必舉手揶揄於河東鄭人璞未必不掩口廬胡於周市呼子貢方人孔門所恥宋謝先正其用心亦果如是乎使其耳朱朝先正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張李之輩又奚暇於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輟雌黃之辯緘低訾之喙又安敢相抵巇耶雖然不患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霓者考官以沈約賦雌霓讀為入聲黜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霓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烏知不拙於謀已也愚方欲裡前脩迷津詞路正恐冠玉如陳肥瓠如蒼稽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誚哉

○翰墨門

字翰

有字書之始有字書之變

項羽投戈荊軻執戟此傳王書翰也君子取其壯字褰金生行閒王潤此遂良筆法也君子取其工龜開萍藻鳥散芳洲此韓擇木字訣也君子取其妙雖然徐安子未生誰知五十六種之分張李嗣貞不作孰定八十人之優劣然則字學源流誠不可不知也禺嘗博觀史籍考訂偏旁而得其宗矣蓋龍文鼎鼒於伏羲總書啓軔於炎帝龜字細繹於陶唐鍾鼎發揮於夏后倒薤淡源於務光虎書發迹於史佚此則字之始造者也李斯形篆猿高幸仙書之骨程邈古隸奪史籀大篆之胎漢武英芝析六國之英之派衛常散隸萬毫之根此則字書之變易者也題延陵墓則為大篆題建章宮則為複篆寫始皇碑則為細書題秦印璽則為剖符書漢家詔版則為僊波題後漢經目則為垂鈎此則字書之可驗者也窮年經史議論筆法而不知造字之源秦雖亡千載之翰書盈尺之楮徙費毛錐而已故掌因是而為之說曰讀魏鍾繇筆骨綸不若讀徐安子五十六種之書倣晉王羲之筆陣不若考李嗣貞九品之評學者審此則始可與言字體矣

古字之誤有四

歐陽融之分毫正字所以辨字畫之訛陸德明之經典釋文所以別字音之誤顏氏之刊謬正俗所以論俗字之非禺嘗究字學之淵源而知古字之誤皆有由矣有以妄改而誤者有以忘記譌而誤者又有以穿鑿而誤者且古篆字本從口從刀也漢文帝去口從土則對字自此始古洛字本從水也世祖改水作雒則雒字自此始豈非字以妄改而誤乎國風之為曰風男女之為女子名譽之為譽見於陸氏釋文序傳久之為嘉期僅得之次為近遠平坐之為外甥見於李祭酒浩說塗泥之為道塗黨與之為取與胄子之為甲胄見於郭忠恕佩觿豈非字以私說而誤乎爾雅周禮皆從

舉字祖龍女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宋前文書不諱嬴字明帝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或泯或昏皆從民字唐太宗欲避世民之諱石經皆以氏字代之豈非字以忌諱而誤乎伺之一字經史不載而充州圖經曰魯國泗水斛之一字古書不錄而申州雜記曰淅乃川名証之一字偏旁不著而益實隱訣曰有飢飯方豈非字以穿鑿而誤乎雖然此特字畫之誤耳而音韻之誤尤有大可議者焉河朔謂毛曰無漢注言之已蜀謂北曰下佩觿言之以下馬為蝦蟇兩京記言之以毳婆接神記言之呼北又四方言語之誤尤有甚於魯魚帝虎者安得倉頡史籀諸公與之論字哉

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惑於漢儒穿鑿之見

讀季登之聲韻不若讀子雲之方言取季靜之韻集不若取戴規之字辨是何也蓋古者字音之失變於四方言語之殊惑於漢儒穿鑿之見南楚呼敵鄰曰大巾齊魯呼敵鄰曰裙襦梁宋褲蜷曰渠罟齊魯褲

蜷蜷曰蜘蠊筆為不律蜀何訛也君讀為姬魯何陋也秦人以黑為墨見於爾雅之注吳人稱浦為步著於韓子之碑至於以都音溺以來音離此非變於四方言語之殊乎班史以龜茲而音丘慈范史以龜茲而音丘茲孟氏名軻食其而音異基趙氏名岐食其而音酈沮審氏名食其而音異基趙氏名岐音何蛇音衍何鑿也以君疇為尹壽見於古今人表以聲子為叔姬見於孟喜本傳至於吁讀曰干梧讀曰悟此非惑於諸儒穿鑿之見乎雖然訂周忽言之音韻質劉秋孫之釋名以聲譜而定平上去入以玉篇而參古文篆籀以指徵韻鏡而別唇齒舌喉牙之音以爾雅集韻而兇僻疿用假借之字又安有伏獵雌冤之失

造字之本有六書

叔重作解字君子惡其鑿鑿戴規作字辨君子議其拘執公作字說君子藥其短蓋自五十六種之開端而分衣麗藥僅有三百六十體推原造字之本其實有六書焉一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二曰象事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三曰象意謂比類合誼以見

指撝武信是也四曰象聲謂以事為名取言相成江河是也五曰轉注
謂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字
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後儒議論為可鑿穿鑿之家而鶩雖黃
之精乎且也固可以土言張顯依古今訓有地尺土乙力之之吟固可
以田論埤蒼析言有吟則爾有田之說則辭失之泥景本郡國之號國
志有口在天上之語百本十二支之名詩說有二在天下之論則議失
之踈恭本敬慤之容皆書黃頭小人之辨誠本百物之貨新論則有
全昆配物之言則慤矣之空此猶可也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舟春秋
說以人有十四心為德何鑿乎蘇許公以甲不全身詠丑梁史以木在
斗下稱未何譯乎藝趣以八人為火楊脩以人一口為合何拘乎至於
九禾之秀三刀之州文武之武月之易求二附合著意牽聯蓋有託
妄人山借言鬼木而不知顛迷於字統中者何後世紛紛和籍而喜於
辨字哉故必讀襲務齊初韻孝而後知左廁右轉之非讀郭忠恕佩觿
而後知野言謬誤之失否則尚書考異玉乘馬首開元文字子在丑癸

其不與孰甚焉飛禽即須安為水族便應著魚其無類孰甚為吁感於
此益信夫字不可以妄辨亦不可以輕辨尤不可以鑿說

古詩皆字

自訓蔡紬繹於楊子雲而後知一字各有一音一音各有一意自廣韻裒輯於陸法言
而後知一字各有一音一音與意或有不同又何疑之有苟能以
意求字不拘攣以筆古不凝滯於形迹如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之句
則指撰紐為衣船柳詩清翁桃筆安可帶之詠則以桃筆為筆何必泥
衣船與筆為非船與桃筆安可帶之詠則以桃筆為筆何必泥
考閱於倫等如理史以龜茲為氐沮之類何必拘
五慈與氐沮為非龜茲之音耶吁知此則知古詩異同之音字矣且夫
發言盈庭則發音方伐鑿鼿則發音補禾果可以發言與發字牽
合其說耶攜手同行則行音何更賓役周行則行音胡剛果可以偕行
與周行字強偶其說耶說之一字曰維葉莫莫曰莫其德音曰歲聿云莫音

異而意別也小弁詩語也而所謂有頍者弁則一字而兩音無邪詩語也而所謂其虛其邪則一字而兩意題一字也題彼脩令則題為大計雖一字也佩玉之儺則儺為乃可獨不可以意會耶此愚所謂一字各有一意亦各有一音者此也雖然學識不廣徒執古音以為矛盾是又識者之所姍歎況約之賦雌霓則霓為入聲范景仁胡以彩霓讀為入聲而黜進士可乎楊雄之賦翰林王人曰吁咄即咨嗟顏師古胡為以吁為子音而穿人之口乎若夫殽伏臈之沉痾醒書釁之醉夢猶在人之止有以教之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九

山堂先生 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訓導袁寶 校正

○律曆門

律曆

律曆志書

黃帝使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當時已有述而著之者晉志云炎帝農功軒轅紀二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察發斂正閏餘述而著之謂曆降及唐虞元正曆象舜同律度二典所載大畧可知然則律曆之書自代易結繩以來已有之矣漢藝文志術數類有律曆術等書有黃帝五家曆三十卷顓帝五星曆十四卷夏商周魯曆十四卷於汲見重黎羲和昆吾夏巫咸商史佚周之徒歷世相傳考正天象斂授人時必資是書以相證驗衰周之季天子不頒朔諸侯不告朔曰官不授時曰御

不知閏夫子乃述夏時作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位明同聖人之好惡因發凡起例以明之宋之子韋齊之甘德魏之石申亦皆有星經以傳於後其書亦見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梁公皮地濮天文志論五星皆按甘石經云迨漢太史公始定其名司律書曆書班固敘劉氏三統曆譜更謂之律曆志漢魏而下迄于隋唐皆仍其名而損益其法是知律曆志無代無之歐陽公脩作唐志乃謂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曆法不傳其作五代司天考又謂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賸簡六經無術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是果孔子之徒之意乎黃帝而下六家之曆與律曆等書又曷嘗賸簡而無傳乎必以秦火之餘殘缺不至則易以卜筮之書得存而秦人猶用顓帝曆其不遭煨燼可知矣必以六曆等書出於諸子之妄為則武帝太初以前古曆已具而六經識諱至西漢之末始出其非諸子之妄為可知矣

味歐陽公之言殊未詳所謂諸侯曆者不明言所以起之由也三代遺文賸簡不傳者不可勝數則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六月坤之初六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正月者乾之九三故大蔟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大蔟寅為人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權者衡平也稱重也。數職在太史義和掌之聲職在大樂太常掌之度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職在太倉太司農掌之衡權職在太行鴻臚掌之。漢興以張蒼言用顓帝曆武帝募治曆者造太初曆頗選治曆鄧平與民間治歷者唐都落下閎與馬其法以律起曆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

用鄧平曆元鳳三年詔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太初曆第一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漢成世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歎作三統曆及譜○後漢元和二年制曰史書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刑於氣已遷今改行四分漢靈帝時劉洪始悟四分疎闊皆斗分大多故也作乾象曆見晉志

總論書志所由起

太史公律曆書即太初曆法也班孟堅律曆志即劉歆三統曆譜也司馬云褚補太元亦效三統歆益以劉洪、共述律曆記著之漢史其後范曄晉志又言魏氏以來杜夔荀勗皆推音律韓翊黃初楊偉景初晉劉智正朔之間皆著曆法其後房元齡等集為晉志所名曰御撰長孫無忌等用劉歆舊式敘述宋錢樂之後齊芳深隋牛弘何妥之徒皆著曆法其律何承天宋元嘉元祖冲之宋甲子元曆梁武帝用之與太李業興西魏寧周馬文顯張賓張胃元隋之曆以為隋志而宋明歆劉

公脩取傳仁均晉志以為帝嚳李淳風僧一行之曆以為唐志其五代司天考則馬重績曹士蔿王朴之成法也夫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為律曆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蔡邕抑又次為其餘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班固之徒是也杜預之言曰劉氏三統曆班固不覺其踈而更以為密司馬亦云三統尤為踈闊而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而著于漢志其不知而妄言之者歟杜預之言見東漢志劉昭補注司馬彪同呼諸史書志惟天文律曆注釋不同讀之者難以遽曉暇日悉抄所疑以待知者非曰能之願學焉此其志也揚雄太元或言其本之太初曆雄與歆事王莽故司馬彪謂歆其三統也

諸志皆祖太史公

太史公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律班固之論五則梁武之制四通京房準以六十錢樂之轉為三百皆推而廣之也太史公嘗言天運三紀而大備天官書曰天運三十年而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四千五百年也故太初曆元以三紀為率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并閏月皆在其中也是謂上元甲子貴三五也劉歆之三統甲子甲辰甲申也蔡邕之紀元東漢志述蔡邕劉洪之法曰二十部為紀三紀為元正與太初

曆元甲子甲辰甲申為三紀甲子同一元甲辰甲申各一元三紀之意皆推而廣之也大抵歷代之談天文律曆者皆祖述太史公之法而推廣其所未備其或變更損益第相非其說固不為無所據而亦未可盡信也（意一行僧太衍之數以起曆與太史公耳晉志曰太衍同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則後世所推皆其節目也）

唐史志曆不志律（太史公作律書言亦以太初曆起於律故也）

兩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惟新唐史志曆而不志律何也按唐于曆凡八改自高祖戊寅曆訖于昭宗崇元曆是也戊寅曆作傳仁均行之未幾李淳風盡更蔀紀元日分度之舊而立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蓋其法已至乎數而不專乎律矣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術與遷固以律起曆之說愈不同矣自此以下所謂五紀代宗正元曆（德宗）觀象曆（憲宗）宣明曆（穆宗）崇元曆（昭宗）皆因大衍之數而微加增益焉耳此唐家起曆之法主乎數而不主律故新史志曆而不志律也（唐律見樂志）夫太史公以六律為萬事根本後之言曆皆基焉惟一行推易數作曆十二篇而不議以律起曆之意其間止主於數（律著又何也）唐志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則無所不通於易皆可以合也斯之一和之矣

漢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

龠之狀似爵（酒爵也）一龠之黍入諸黃鍾律管之中無欠無餘（改曰黃鍾之龠也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耳曆何以起於黃鍾之龠哉按落下閎等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律容一龠長九寸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分一日之度為八十一分是一日之分之數起於黃鍾之龠也其曆法大綱皆起於黃鍾之律矣唐志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此言此意甚曉然而學者不悟乃曰漢曆起於此而不曰漢曆之數起於此差之毫釐謬已千里

候氣律樂律笛律異同

淳古之羣龠女媧之笙簧此律呂之制所由起也（見晉志）伶倫取于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調之合）吹次制十二筒鳳之

嗚辨雌雄為律呂大十二律皆不盈尺而黃鍾含少三寸餘伶倫吹以
聽鳳與同吹以辨陰陽之聲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負之數班志所
謂氣合而生風之由果樂律耶果候氣之律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荀卿曰有鳳有凰有鳳其聲如簫蓋鳳有中和之氣有高潔之情吹律以
寫鳳鳴則律呂之調自應宮商之音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
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黃鍾之宮自三寸餘而至
於九寸吹以命之為和聲之律可也為候氣之律亦可矣淮南子曰黃
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晉志曰黃帝依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
十二月音於此見二者無異議矣至於漢章帝時史奏景於舞祠下得
玉律六孔又以為尺比正與黃帝所制玉律同然則古者所謂樂律長
不過尺所謂候氣之律長不過九寸晉荀勗制黃鍾之笛其長二尺八
寸餘梁武帝制黃鍾之笛其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之制短者不減二
尺餘較之古者之制何如哉曰此笛律也與古者樂律候氣律皆不同
也今人或以十二笛為古人樂律候氣律者皆非也昔京房有言曰管
為律吹以考聲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
之觀斯言則知梁武帝荀勗笛律之制甚長亦以樂律分寸皆不盈尺
其體難知故更制十二笛也古人妙於聽聲故黃鍾含少不四寸而可
知後世拘於形器黃鍾之管雖數尺餘其聲未必良也晉志曰古人調
律正於耳聽後世則據尺度以為之過矣易差斯言盡之矣太史公律
書以兵言律以神言律其亦得律外之意歟

律度長短不同

班志黃鍾律長九寸大蔟八寸林鍾六寸（其餘徵生皆有定數京房律法司馬彪
律志鄭玄注月令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荀勗所論皆與漢志同夫太
史公書晚言九九八十一為宮則是黃鍾律長九寸明矣又其論律
數也乃謂黃鍾長八寸七分一為宮大蔟七寸二為商林鍾五寸七分
四為角者此特以黃鍾九九八十一之數故其長八寸七分一也三分
損一下生林鍾五十四之數故曰林鍾五寸七分四也林鍾三分益一
上生太蔟七十二之數故太蔟七分二也假律寸之分以生律數爾非

所以論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又按隋書志和聲類曰司馬遷以黃鐘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十二律之本末也（前律曆志備載此樂以黃鐘大蔟林鐘為天地人四時之數）觀隋志之言則知太史公又以黃鐘律數損益相生而著作樂之始亦不可拘以制律長短之定式也夫然則制律長短之定式黃鐘九寸大蔟分八寸林鐘六寸也宋何承天新率乃謂太蔟八寸二鞏林鐘六寸一鞏惟黃鐘無加損隋劉焯校定鍾律乃謂大蔟八寸一分四鞏而黃鐘林鐘亦無損益二子所制三始之律或遵定式或加餘分者又何歟蓋二子各以已意推測律呂而求合於古人不宜以古人之式曲從二子也（兼古今尺度長短亦自不同見下律圖）嘉量古制之不同（圓徑之說如量本之小大自外圍之說若得九寸則徑三寸但是三分而已）律圖周徑不同

（意謂長九寸故圍九分徑三分大蔟圍八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志作律次之皆不合是則班固之說非鄭元之說是矣故隋志云開皇中牛弘等參改古律度各依時代制其黃鐘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蔑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見隋志律自毛爽鍾譜云又以知十二律雖皆徑三分圍九分蔑有損益無恠乎古今之制不同也又鬱觀隋志之言曰古之九數圓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等各設新率未臻折衷惟宋祖冲之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加一分）毫鞏益胸攷式無所不辨然後知古者周三徑一乃律管自然之數文竹所生非人之為也古人推以起度以徑一則圍三徑三則圍九言其大畧然也隋志所謂祖冲之法辨析毫忽施於起度之際則可知其制律而不因其周徑之自然則不可也焉可則以古術為疏舛哉苟不因其周徑之自然而旁捫其腹求合密率則容黍有多寡其差益遠矣（旁捫之說見後律議）

論量

律呂上下生不同（陽八陰七音未一者如黃鍾為宮宮生四音并變宮變徵即雜實也窮則反反則重上生也○）

梁武帝鍾律紀論云（見隋志）京房馬融鄭元蔡邕至雜實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志至雜實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則次鍾惟長三寸之分有奇律

若過促則爽鍾之聲成一調中呂複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當生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又晉志曰淮南京房鄭元諸儒言律呂者皆上下相生至雞賓又重上生大呂更則上生夾鍾無射上生仲呂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又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伶州鳩所謂大間之道楊沈伏黙散越假之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晉志謂呂不韋春秋上下生之說亦然晉志列十二辰之律上下相生止言兩未兩酉兩戌之所生不言午申戌子寅辰六辰晉志又曰凡音之體務在和韻益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為非相生之吹候之用也於雞賓重上生適與至雞賓亦重上生大呂所謂五下六上也。六律為陽六律正也通典至雞賓亦重上生大呂所謂五下六上也六律為陽六律為陰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所謂聲契妻呂生子也至雞賓重上者生賓陽律當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也一損一益長短之相去倍半異同之論何者為是以上生下者三分損一也晉志之言曰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三分生四分所謂三分益一重上生者商音為用之數故言律者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雞賓重上生者十一月一陽生故陽生陰皆為下因焉非相生之正斯言得之矣何者十一月一陽生故陽生陰皆為下生五月一陰生故陰生陽皆為下生雞賓五月陽律也于時陰為主故陽生陰為上生也吹律候氣變通之法當然也黃鍾為宮陽八而生七音至雞賓重上生也班固論陰陽相生之正然不可施之推候之用然不可施之相生之正若依班志陽律皆謂之下生陰呂陰呂皆謂之上生陽律則以損益計之十一月黃鍾律長九寸而十二月大呂止長四寸二分而已正月大蔟律長八寸而二月夾鍾止長三寸七分而已三月姑洗律長七寸二分而四月中呂止長三寸三分而已不應長短之相間如是之不齊也依京馬鄭蔡之說自黃鍾以往陽生陰為下生自雞賓以往陰生陽為下生則黃鍾九寸大呂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七分大蔟八寸夾鍾七寸五分姑洗七寸一下達上漸得其序律管以次而減之亦有次

第矣用以候律候氣則此是而彼非矣又況京馬鄭蔡以中呂長六寸七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之律班志以中呂長三寸三分則縱益其一焉能復生黃鍾之律哉是知班志論陰陽相生之正理則可而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蔡鄭之說太史公律書褒實上生大呂司馬遷班固之寸數皆倍焉亦自褒矣今晉志論大呂大蔟皆未窮上生何也夫十二辰之律隔八相生上生下生上生之律次鍾姑洗皆奠宮所下生上生之律應鍾蕤賓皆亥宮所下生不知午申戌子寅辰六位特以不與豈二位同一致歟

律候氣之法不同

東漢志及晉志並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管各一內律外呂各處其方位加律於上以葭莩灰抑其端氣至者灰去隋志云高祖選士奚等以律著室中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實葭灰而以輕緹素覆律呂每其月氣至與律宜符今世有言候氣法者以為十二笛隨方置于室中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從律而不爽則灰飛候候自然不爽此候氣之法有三說也必以人情推之則隨律長短埋于地中之說為正蓋陰陽之氣聲先萌於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而有淺深故律管之度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必謂律宜虛案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已似迂闊之談至於候氣之管自黃鍾而下未有過九寸者今世謂十二笛律可以候氣此又失之誣也不然古人攄土炭之低昂蓋以陽氣燥而土炭輕陰氣濕而土炭重後齊劳深作輪扇二十四候中節之氣亦置諸地中而驗之也律書論八風應八節律也必謂鍾奚足以候之固有此理特不如地中候氣律即所謂八風從律即所謂八風應八節之為佳耳

律氣盛微不同

晉志論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至隋高祖令毛奕候氣律灰或三五夜而盡或一月纔飛少許牛弘遂謂灰飛半出為和氣其政平全出為猛氣其臣縱吹灰不出為衰氣其君暴高祖驗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豈由月別而有異耶弘不能答夫氣應有盛有微故灰飛有遲有速此特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太

少之不等耳非如常變常寒時暘時雨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歸咎於律氣之盛衰則非先宜乎牛弘不能荅高祖之問也

天地人三統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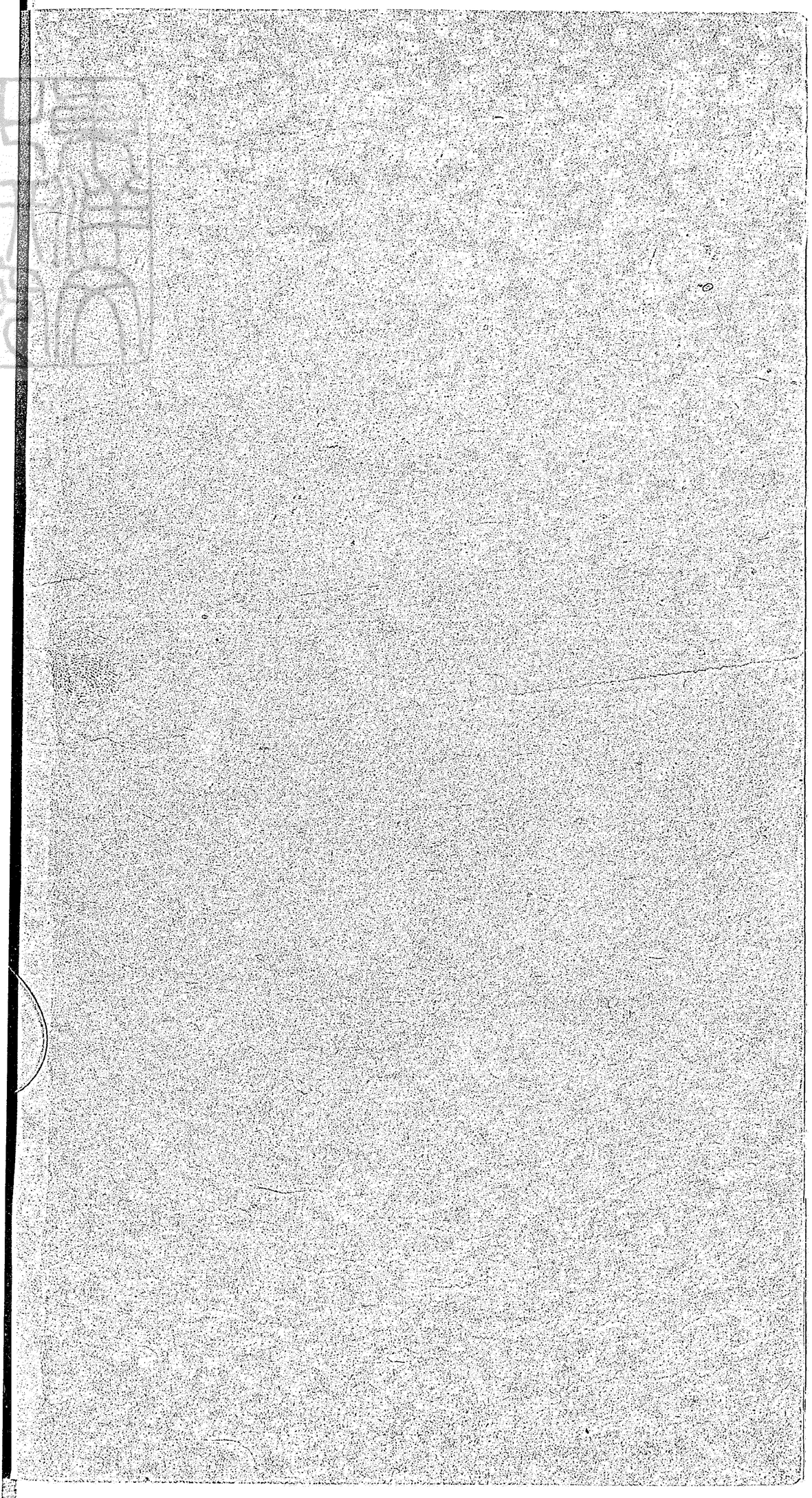
班志曰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蔟為人統又曰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天既以子丑寅為三統而又以子辰申為三統者何哉按班志本文天施復於子故曰甲子地化自丑畢於辰故曰甲辰物生三月畢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曰甲申以施工畢之月也不言丑而言辰不言寅而言申亦猶地統林鍾不言丑而言未之衝也自子至辰凡五數自辰至申亦五數自申至子復得五數是班志所謂三五相包即太史公所謂王者必貴三五之說也以三正論之則子丑寅以三五論之則子辰申是也以三正以體言其實三統無異義也李奇竟昭注釋班志所謂甲子夏四月朔也甲辰殷正月朔也甲申周正月朔也然班固論律曆三統而李奇等乃以月朔為言豈必夏殷周正月朔為繫朔日皆是甲子甲辰甲申耶況夏建寅人統也今乃曰天統以甲子為夏朔日周建子天統也今乃曰人統以甲申為周朔日似與本文相戾不若本文天施地化人生之說為有據也又按晉志晉孝武時後秦羌戈推上元甲子至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四千四百餘年有甲子紀甲辰紀甲申紀謂之三紀曆正合班志所謂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之說知此說又何必以朔日為言哉李奇以朔日為言是非固未深考漢志歷特不可以朔日為三統也或謂為起曆之元按東觀漢記丁巳亦非甲辰甲申明矣

三統之實與三始之義

按漢志天數九黃鍾九寸九八十一此黃鍾所以統毋也十九年為一章八十一章為一統此黃鍾之實也實者言其極數之所成也地數六林鍾六寸六六三十六乘之以十則三百六十當朞之日此林鍾之實也人數八八卦之位八八之音之謂也八八六十四應六十四卦此太蔟之實也天數九地數六人數八此三統本然之數也推而廣之極其數之所成則八十一章為黃鍾之實六十四卦為大蔟之

實劉歆班固論易天人道多附會牽合惟三統之實無疑議太文公論黃鍾九寸
一九九八十一故又云八寸七分蔑志權衡類以天地人為樂律之三始
也與八十一章之意同也
蓋黃鍾為宮天之始也太蔟為商人之始也林鍾為角地之始也此即
太史公舊法也夫黃鍾為宮則林鍾徵今而曰林鍾為角乃以宮商角
為樂之三始非論相生之正也又七始說附見和聲類天地人四
時也又見聲始於宮窮於角說

黃鍾律數三復而得甲子

落下閎運筭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八十一分也
以長相終律長九寸凡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長九
寸而為九十分也又加之一日之法八十一分則合為一百七十一分
也三復則合為五百一十三分也一甲子六十日也九甲子則五百四
十日校之三復之數多二十七日而已蓋者以九寸之律乘六十日之
數凡九六五十四而甲子復也

續集